

长沙市博物馆

走近『来自星星的你』

黄翼 文图



商代象纹大铜镜

天上长沙星，地上长沙城。古人按星象分野的理论，将长沙星对应的地方命名为长沙。“星城”长沙是湖南省省会、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秀美的湘江穿城而过，见证了这座城市数千年的沧桑变迁。

在湘江与浏阳河交汇处、长沙滨江文化园中，矗立着一座气势磅礴的白色建筑，这就是长沙市博物馆。长沙市博物馆成立于1986年，2015年新馆正式开放，2020年12月晋升为国家一级博物馆。博物馆建筑外墙上雕刻着长沙地图、马王堆、开福寺、岳麓山、橘子洲……一个个充满历史感的地名，诉说着古往今来无数动人的故事。

探寻古城文脉

长沙市博物馆建筑面积2.4万平方米，收藏各类文物5万余件，其中国家一级文物171件。馆内设有两个基本陈列“湘江北去——长沙古代历史文化陈列”与“中流击水——长沙近代历史文化陈列”，采用编年体的叙事方式，以重大历史事件、著名历史人物、城市发展变迁为主要线索，全面展示了长沙的历史脉络、文化底蕴和人文精神。

“湘江北去——长沙古代历史文化陈列”分为“湘江晨曦”（史前时期）、“青铜之乡”（商-西周）、“楚南重镇”（春秋战国）、“大汉王国”（秦汉时期）、“湖湘首邑”（三国-元）、“明清府城”（明-清）6个部分，介绍长沙自20万年前有人类活动以来，历经商周南征、楚人经略、汉廷分封、唐宋繁华至清初定为湖南中枢的发展过程。

走进“青铜之乡”展厅，各式各样的青铜器映入眼帘。作为中国古代青铜文化的重要分支，湖南的商周青铜器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20世纪初以来，以长沙市宁乡县黄材镇为中心的区域相继出土了大量精美的商周青铜器，其中有数量众多的青铜镜。“镜是中国古代一种青铜打击乐器，用于军旅与祭祀宴享，使用时置于座上，口朝上敲击。”长沙市博物馆典藏部主任张海军介绍说。

展厅后方陈列着一件形体高大、气势恢宏的青铜镜，吸引着参观者的目光。镜呈褐绿色，钲面饰以粗线条组成的兽面纹，钲之周边和钲部满饰云雷纹。最有趣的是镜的钲部，雕刻着一对相向而立的大象，扬起鼻子互相碰撞，仿佛正在憨态可掬地打招呼。

“象纹大铜镜1983年出土于宁乡县月山铺，通高103厘米，重达221.5公斤，是迄今为止国内发现的体型最大的商周铜镜，是我馆的镇馆之宝。”张海军说，长沙市博物馆的馆徽，就是根据象纹大铜镜的形象转化而来。

汉代是长沙较为辉煌的时期，这一时期的长沙地区，从楚秦县郡变成长沙国。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刘邦封吴芮为长沙王，以临湘（今长沙）为都，建立吴氏长沙国，共传五代，历经46年，后因



唐代长沙窑青釉褐彩诗文壶

无嫡嗣被废。公元前155年，汉景帝封其庶子刘发为长沙王，建立刘氏长沙国，共传七代八王，历时164年。长沙国是唯一一个与西汉王朝始相终的诸侯国，它的建立，巩固了汉王朝在南方的统治，推动了湖南地区的社会发展。

“大汉王国”展厅展示了西汉长沙王室墓葬中出土的珍贵文物，其中“颜值”最高的是一件精美的玉环。玉环双面透雕曲缠盘绕的变体飞龙，环周饰以流动飞卷的云纹和凤鸟纹，三者紧密结合，浑若一体，给人以云蒸霞蔚、龙腾凤舞之动感。

张海军告诉笔者，这件双面透雕龙凤纹玉环1975年出土于长沙陡壁山1号墓，是一套玉组佩的一部分，其主人为吴氏长沙国皇后“曹嫫”。这套玉组佩出土时位于墓主人的左侧腰部，由30件形制各异的玉环、玉鸡心佩、玉璜及水晶、玛瑙珠组成，上端以透雕龙凤纹青玉环总揽。在汉代，玉组佩的使用有严格的制度，是区别身份等级的标志。此墓中还出土了3枚玛瑙印和大量玉贝、玉璧、玉珩等，彰显了墓主人高贵的身份。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长沙是江南战略要地。隋唐一统后，长沙社会稳定，城市拓展，经济繁荣，人文荟萃。唐代兴起的长沙窑融合南北陶瓷烧造技术，首创釉下多彩工艺，并将绘画和诗词等广泛用于瓷器装饰。长沙窑瓷器是海上丝绸之路向外输出的重要商品，在9世纪印尼“黑石号”沉船中就发现了不少来自长沙窑的产品。

长沙市博物馆收藏了一系列长沙窑瓷器，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诗文壶。一件青釉褐彩诗文壶上，题有五言诗一首：“君生我未生，我生君以（已）老。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这首诗是长沙窑瓷器题诗中最出名的一篇，可能是窑工自己创作或当时流行的里巷歌谣，以直白的语句表达出唐代女性率真、炽热的情感。张海军说，长沙窑产品中诗词题款之多，在以往任何窑口中前所未有的，这些瓷器上的诗文，为全面了解唐代文学艺术提供了宝贵资料。

历数风流人物

近代长沙是一座风云激荡、变革求新的城市。一大批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在中国近代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中流击水——长沙近代历史文化陈列”分为“倡导经世”“引领新政”“辛亥首应”“建党先声”“秋收起义”“团结御侮”“和平解放”7个部分，讲述长沙在近百年风云巨变里涌现出的英雄豪杰和经典故事。

在“建党先声”展厅中，一组“建党群英”雕塑表现了毛泽东、何叔衡、刘少奇等共产党人“改造中国和世界”的伟大抱负和“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革命豪情。张海军指着展柜里一张泛黄的合影说：“这是目前发现的毛泽东最早的照片，对研究青年毛泽东的求学经历具有重要价值。”

1913年春，毛泽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被编入预科一班。这张照片即学校教职员与预科学生合影，照片中共有8排148人，毛泽东位于第五排左二。

1914年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与湖南公立第一师范学校合并，更名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毛泽东被编入预科三班，半年后进入本科第八班。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习、工作经历8年，在这里实现了由民主主义青年学生向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转变。他和志同道合的进步学生纵论国事，探求真理，主持学生会，主办工人夜学，成立新民学会，开展反帝反军阀的革命斗争。展柜里的同学录、校志、老照片等文物，是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期间学习、生活、社会活动的历史见证，是研究青年毛泽东的珍贵史料。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长沙的抗日救亡活动蓬勃发展，出现了母子送子、妻送夫、青年学子踊跃参军的动人场面。在“团结御侮”展厅里，有一块

三色彩绣抗战歌谣白棉布方巾，讲述了一名新婚妻子送夫上前线的故事。这块长宽约50厘米的白布方巾上，用红绿紫三色丝线绣有56句七言诗：“正月今日要当军，抽取我夫当壮丁，十指尖尖酌杯酒，眼泪汪汪送夫君……四月栀子花正开，夫君写信转回来，只待世界清明日，告假回家会贤妻……”全诗共有392字，柔肠百转，字字含情，读来令人动容。



西汉蓝色玻璃环（局部）

讲述长沙故事

“作为一家城市综合性历史博物馆，我们着力打造突出地方历史文化特色的展览陈列和公共教育活动，让公众认识长沙、热爱长沙。”长沙市博物馆馆长王立华说。

长沙市博物馆通过在展线上嵌入触摸教具、互动游戏、AR体验等方式，增强展览的互动性，营造身临其境的观感。在汉代展厅专设教育角“汉趣屋”，观众可以体验换装、拓印、投壶游戏等，感受汉代人的生活。

长沙市博物馆年均开展教育活动500场以上，“湘城讲坛”“湘城之旅导赏”和“湘城访古团”活动构成面向成年观众的“湘城”系列文化品牌，“穿越小达人”、博雅夏令营、青少年微讲座、“哇哦，博物馆！”原创儿童展览等为少年儿童提供寓教于乐的文化课堂。

近年来，长沙市博物馆与国内外多家文博机构合作，举办了一系列反映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中华区域文明进程和湖湘文化特色的特展。“玉出山河——南阳地区出土古玉精品展”“粟特人在大唐——洛阳博物馆馆藏唐代文物特展”分别入选2018年、2019年国家文物局“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00个推介展览。此外，还推出一系列以交流为目的的馆藏文物主题巡展和以教育为目的的流动博物馆小型巡展、主题微展、艺术教育展等。

“按照‘省会地标、长沙客厅、文化圣殿、百姓乐园’的建设方针，下一步我们将策划更多原创展览，创新讲述长沙故事，进一步拓展博物馆发展空间，探讨和实施总分馆模式，同时利用新技术和相关平台，让博物馆服务更广泛的观众，让观众享受更便捷的服务。”王立华说。



阿尔寨石窟远景

秦旭光摄

神秘的阿尔寨石窟

康建国

中国石窟寺分布广泛、规模宏大、体系完整，集建筑、雕塑、壁画、书法等艺术于一体，是中华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石窟寺保护利用工作的指导意见》，石窟寺的保护和利用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位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蒙西镇的阿尔寨石窟，是中国长城以北唯一的一座草原石窟群。传说这里曾有108眼石窟，故又名“百眼窟”。石窟所在地名“阿尔寨”是蒙古语，意为“平地凸起的地方”。石窟开凿在一座孤立的圆形红砂岩小山的峭壁上，占地面积约165万平方米，窟内保存有内容丰富的壁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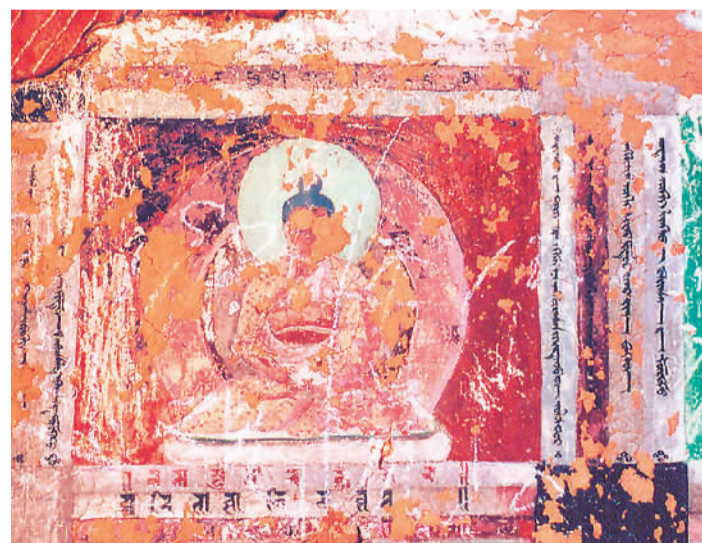
由于不见于史料记载，阿尔寨石窟一直不为人所知，20世纪80年代被发现之后，文物工作者进行了多次发掘和维修。2003年，阿尔寨石窟被增补入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经过多年研究，学界对其断代基本清晰，但对石窟的建造过程和建造者几乎一无所知，这成为阿尔寨石窟最大的谜团。

阿尔寨石窟现存洞窟65座，保存较为完整的有43座。崖壁上还有覆钵塔浮雕22处、楼阁式佛塔浮雕1处。洞窟不规则地分布于岩壁上、中、下三层，均为方形，规模有大、中、小三种。大洞窟只有一处，位于南壁正中，门外有台阶，可直达山下和左右其他洞窟。中型洞窟约30平方米，高2.5-3米，前壁正中为拱形门，后壁正中为主佛龛，左右侧壁有两排对称佛龛。小型洞窟约10平方米，高1.5-2米，无佛龛，壁上绘有彩画，剥落比较严重。目前在13个洞窟中残留壁画近300平方米，壁画题材主要是佛像和佛教故事，也有描绘世俗人物供养、祭祀、舞蹈、礼佛的内容。在壁画上发现的藏文题记和回鹘蒙文榜题较多，内容多为赞礼佛的颂诗。

阿尔寨石窟最早建造于什么年代？有学者指出，一些洞窟建筑有中心柱，这种形制是北魏石窟典型的建筑风格，即使不是北魏时期开凿的，也是受到北魏石窟的影响，反映了阿尔寨石窟与中国其他石窟艺术的交融。多数学者认为，阿尔寨石窟最早开凿于西夏时期，八瓣莲花藻井是西夏最具代表性的石窟装饰元素，在这里有很多案例。石窟外壁浮雕的覆钵塔也为断代提供了依据。浮雕塔中，还有一座楼阁式13层塔，高1.6米，造型与北宋、西夏时期的相同。然而，让人不解的是，这么多西夏元素的石窟中，竟然没有一处西夏文字出现。而在阿尔寨石窟以北的阴山岩画上有不少西夏文，在内蒙古额济纳旗元代黑城遗址也有大量西夏文佛经、文书出土。

从壁画和出土文物来看，阿尔寨石窟的鼎盛时期在元代，但壁画中并没有元代官方文字八思巴文出现。2003年鄂尔多斯博物馆组织专业团队对阿尔寨石窟进行抢救性发掘，出土了5幅完整的元代唐卡。这些唐卡保存至今颜色鲜艳，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2005年又对第66号、第67号窟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出土了元代铜灯、铜碗、金刚陶范等文物。

部分石窟壁画中绘有元代社会生活和战争、狩猎等场景。第31号窟西壁所绘网格式六道轮回图，夹杂着蒙古族原始宗教、社会风俗等元素，还表现了早期蒙古族“剽木为棺”的丧葬习俗。第31号窟的各民族僧人等礼佛图，描绘了蒙藏汉各族僧人聚集聆听萨迦派大师讲授佛法的场景，反映了元代民族和宗教融合的情况。第28号窟一幅壁画描绘了一个地位尊贵、接受众人跪拜的大家庭，有学者推测为成吉思汗家族受祭图。画中共有大小人物上百人，分为4组，受祭的人物有8人，其中一位形体最大、身着蒙古礼服的男子，被认为是成吉思汗。



阿尔寨石窟壁画

甄自明摄

根据史料分析，阿尔寨石窟所在地区可能是成吉思汗大军从漠北南下进攻西夏的行经之地，成吉思汗可能就驻跸在阿尔寨。蒙古族现存最早的历史文学典籍《元朝秘史》记载：“冬，间于阿儿不合地面围猎，成吉思汗骑一匹红沙马为野马所惊，成吉思汗坠马跌伤，就于斡儿合惕地面下营。”这段记载是说成吉思汗出征唐兀（西夏）时，途中曾在阿儿不合（阿尔巴斯山）狩猎，所骑赤兔马被野马撞击受伤，成吉思汗坠马受伤，于是就在“斡儿合惕”停下来养伤。有学者考证，“斡儿合惕”的意思是“多眼窟”，可能就是阿尔寨石窟。

明代阿尔寨一带佛教活动再度兴旺，这与俺答汗在蒙古地区引入藏传佛教格鲁派有直接关系。俺答汗带领的土默特部与明朝达成朝贡互市协议，明蒙双方实现了一段较长时间的和平交往，土默特部因此实力不断增强，成为蒙古右翼的首领。俺答汗征服青海后，将藏传佛教格鲁派引入蒙古地区。据说格鲁派高僧二世迪鲁瓦曾在阿尔寨修建寺庙。在石窟上面山顶平坦处，发现了大型庙宇建筑遗址，有火焚迹象。寺庙大概毁于林丹汗西征鄂尔多斯的战火中。

阿尔寨石窟是草原上独具特色的宗教艺术殿堂，也是广义的黄河文化区域内一处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2019年，阿尔寨石窟修复保护工程启动，开展了数字化信息采集、壁画修复以及窟门更换、地面硬化等工作。这次全面维修保护将使阿尔寨石窟更加稳固、安全，同时也将推进相关学术研究和成果普及运用。

（作者为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草原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